



從《切韻》到《廣韻》

From *Qieyun* to *Guangyun*

熊桂芬 著

謝漢(910)目錄部主書圖

商、京北一、華花科測、《韻略》與《韻略》券

2105、韻音韻荷

從《切韻》到《廣韻》

熊桂芬 著

熊桂芬 著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日期結算委員會計工部商學部市對通華高院全



商務印書館

創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日平2192
任華2102

二〇一五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從《切韻》到《廣韻》/熊桂芬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5

ISBN 978-7-100-11676-3

I. ①從… II. ①熊… III. ①《切韻》—研究②《廣韻》—研究 IV. ①H11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49324號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從《切韻》到《廣韻》

熊桂芬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76-3

2015年11月第1版 開本 710×1000 1/16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60

定價：180.00 圓

目 錄

	421	音韻	章三第
緒 論	1	雅韻賦韻	韻一第
	521	賜小賦韻	韻二第
	521	音又賦韻	韻三第
		斯韻承賦韻四	韻四第
	850	蕭韻韻志韻	韻五第
緒 論	1		
第一章 增字	11		
第一節 增字的數量與規模	12		
第二節 增字的類型	18		
第二章 加訓	42		
第一節 增訓的數量與規模	44		
第二節 增訓的原因及內容	54		
第三節 增訓的主要類型	60		
第四節 編撰方式逐漸完善	85		

第三章 增音…… 154

- 第一節 增加韻部…… 154
- 第二節 增加小韻…… 162
- 第三節 增加又音…… 192
- 第四節 四聲相承的演變…… 882
- 第五節 韻次的完善…… 896

結 論…… 909

主要參考文獻…… 918

增加又音字頭筆畫索引…… 928

後 記…… 950

緒論

一、《廣韻》的版本及源流

一本《廣韻》是中國音韻學研究最重要的一部書，它不僅是研究中古音的重要依據，也是溝通上古音和現代音的橋樑。《廣韻》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陳彭年、丘雍等人奉敕根據前代韻書修訂，全名叫《大宋重修廣韻》。結合中國古代的歷史典籍和現今的書目資料可知，自宋代到清代，《廣韻》版本多達 53 種左右。清顧廣圻《思適齋集·書元槧廣韻後》論述了當時《廣韻》版本之詳略及其所祖：

今世之為《廣韻》者凡三：一澤存堂詳本，一明內府略本，一局刻平上去詳而入略本，三者迥異，各有所祖。傳是樓所藏宋槧者，澤存堂刻之祖也，曹棟亭所藏宋槧第五卷配元槧者，局刻之祖也，此元槧者，明內府刻及家亭林重刻之祖也。^①

據顧氏所言，《廣韻》版本可分為三大系統：詳注本、略注本、前詳後略本。

（一）詳注本

《廣韻》之詳注本，注文凡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卷首載陸法言《切韻序》、郭知玄《拾遺序》和孫愐《唐韻序》，卷末載《雙聲疊韻法》、《六書八體》、《辨字五音法》、《辨十四聲例法》和《四聲輕清重濁法》六則附錄。且卷首所載之孫序較詳，另有《論曰》以下一段。

①（清）顧廣圻著，王欣夫輯：《顧千里集》，中華書局 2007 年版，第 276 頁。

現存《廣韻》版本中，其詳注本有：宋刊白口十三行本（簡稱“大須本”）、俄藏宋本、鉅宋本、劉仕隆宅本、南宋高宗紹興年間本、南宋寧宗年間浙刊本、南宋孝宗年間巾箱本、元刊十一行大宋重修本、元十四行明本正誤本、清潘耒鈔本、涵芬樓舊藏影寫本、式訓堂清鈔本、張氏澤存堂本、明善堂本、東山精舍本、蜚英館石印澤存堂五種本、古逸叢書覆宋本及粵東書局、蜚英館、湘南書局《小學匯函》之據澤存堂本重雕本，凡十九個版本。

此十九個版本中，各版本間的傳承關係又可分為六條脈絡：大須本—黃三八郎書鋪本—劉仕隆宅本一脈、俄藏宋本—高宗本—寧宗本—寧宗本之覆刻（鈔）本一脈、巾箱本—潘鈔本一脈、澤存堂本一脈、元刊十一行本一脈和元刊十四行明本正誤足註本一脈。

（二）略注本

《廣韻》之略注本，字少注文較略，注凡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①卷首僅載孫愐《唐韻序》，且無《論曰》以下一段。卷末無附錄，各卷韻目上無反切。

現存《廣韻》版本中，其略注本有：元建刊十一行本、明德堂本、龍集乙卯圓沙書院本、泰定乙丑圓沙書院本、南山書院本、敏德堂本、勤德書堂本、日新書局本、翠巖精舍本、棗巖精舍本、元建刊十三行本、雙桂書堂本、元建刊十二行本、與畊書堂本、廣成書堂本、清江書堂本、梅隱精舍本、南山精舍本、進德精舍本、文明書堂本、雲衢菊莊本、進賢堂本、明內府本、明初翻元而萬歷間開封府補修本、符山堂本、《四庫全書》題“原本廣韻”鈔本、古逸叢書覆元泰定本及粵東書局、蜚英館、湘南書局《小學匯函》之據明內府本重雕本，凡三十個版本。

（三）前詳後略本

《廣韻》之前詳後略本，前四卷及卷首合乎詳本，卷五字少注略，與略本稍異，卷末無附錄。

① 略注本之注文字數並不完全相同，或略多，或略少，然相對詳本而言，均可統稱為略本。

現存《廣韻》版本中，其前詳後略本有：曹棟亭本、《四庫薈要》題“廣韻”鈔本及《四庫全書》題“重修廣韻”鈔本，凡三個版本。

《廣韻》是我國第一部官修的韻書，但它在中國的辭書史上從來都不僅僅是扮演韻書的角色。我國古代語文辭書源遠流長，從最早的課本識字表，即《急就篇》一類的小學讀物到成熟的《康熙字典》，其間湧現了各種類型的辭書。從這些辭書的基本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分爲五種：以《說文》爲首的說解字形的字書、以《廣韻》爲首的說解音韻的韻書、以《爾雅》爲首的說解語義的詞典、以《方言》爲首的說解方言俗語的詞典、以類書爲代表的百科詞典。但是這五類也不是截然分開的，我們看到《說文》中也有對詞的讀音的記錄，尤其是《廣韻》中更有大量字形的解說和詞義的訓釋，這對於一部韻書來說，是比較特別的。我們看到在《廣韻》之後的同一系的韻書，如《集韻》、《禮部韻略》等韻書，注釋都比較簡略，而《廣韻》中不僅有豐富的字形解說和詞義訓詁，而且有著大量的百科知識的解釋，如對姓氏、地名、職官、逸聞傳說，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等的注釋，如同一部類書。《廣韻》的這種既是韻書，又兼字書和類書的綜合性辭書職能是怎麼形成的呢？我們知道，《廣韻》是從《切韻》而來，就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切韻》傳寫本殘卷來看，不僅收字不多，注釋也是非常簡單的，有的常用字根本沒有解釋，是什麼原因使得《切韻》這部比較純粹的韻書在四百年間發展成爲《廣韻》這樣一部面貌與風格有了如此大的變化的綜合性辭書？這是一個前人沒有做，又值得去做的一個課題。

《廣韻》是因承隋陸法言的《切韻》而來，《廣韻》又叫《廣切韻》，即增廣《切韻》的意思。《廣韻》卷首，猶題“陸法言撰本”，並載陸氏原序。《重刊廣韻序》說：“今之《廣韻》，源于陸法言《切韻》，而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顧炎武在《音論·韻書之始》中引李燾云：“隋陸法言撰，唐郭知玄附益之者，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馬孫愐以《切韻》爲謬，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①這段話簡單概括了從《切韻》到

①（清）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韻書之始》，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頁。

《廣韻》的發展。陸法言《切韻》成書于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它是集魏晉南北朝韻書大成之作。

中國古代的韻書興起于魏晉。晉宋以後，駢體文大興，詩文多用對仗，講求聲律；齊永明間“永明體”形成，開律詩創作之先河。這些都促使詩文創作中聲律的運用從自發走向自覺，再加上反切的產生和四聲的發現，韻書的出現成爲必然。據現存文獻記載，最早的韻書是三國魏左校令李登的《聲類》十卷，稍後是晉安復令呂靜的《韻集》五卷。隋潘徽《韻纂·序》說：“《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惟別形體。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切要。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商。”齊梁時，有沈約的《四聲譜》，周顒的《四聲切韻》，這些書都已經亡佚。六朝時，韻書進入大發展時期，產生了周研《聲韻》四十一卷、夏侯詠《韻略》十三卷、李季節《音譜》四卷、陽休之《韻略》一卷、張諒《四聲韻林》、段弘《韻集》、劉善經《四聲指歸》、潘徽《韻纂》三十卷、杜台卿《韻略》等大量韻書。但是這些韻書在分辨音韻上多有分歧，陸氏《切韻序》說：“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台卿《韻略》等各有乖互。”顏師古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也說：“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在這種情況下，隋開皇初年（公元581～589年），蕭該、顏之推、魏彥淵、劉臻、盧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同到陸法言家聚會，打算“摭選精切，除削疏緩”，編一部韻書。當天晚上，他們討論了一些疑難問題，“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制定了編撰原則和大綱，此即著名的“長安論韻”。二十年後，陸法言在已有字韻書的基礎上，根據當時討論，寫成《切韻》一書，“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敦煌本和宋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以及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韻目下注有呂靜、夏侯該、陽休之、李季節、杜台卿五家韻書與《切韻》分韻的異同，可知陸氏《切韻》乃總參《韻集》以下諸書而成。

《切韻》的出現，在中國韻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前代韻書的繼承和總結，從《切韻》開始，韻書基本定型。精確的審音以及嚴

密的編纂體例使《切韻》遠遠超出了在它以前以及同時代的韻書，所以一經面世，即“時俗共重，以爲典規”，南北朝大量的韻書逐漸銷聲匿跡了，《切韻》作爲唐代科舉考試共同遵守的範本，取得了官韻的地位，非常受重視，也對後來韻書的編纂產生深遠的影響。

陸氏《切韻序》雖言《切韻》乃取古今字書所記者而成，但全書字目不過萬餘字，且不詳訓釋，大蓋韻書的原意重在辨音，而不以字多與注詳爲貴。所以《切韻》在唐代雖然流行很廣，可它字太少，訓釋也過於簡略，不便於使用。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序》說：“陸法言《切韻》時俗共重，以爲典規，然苦字少，復闕字義”，孫愐《唐韻·序》也說：“惟陸法言《切韻》盛行於代，然隋珠尚類，和璧仍瑕，遺漏字多，訓釋義少。”於是唐代就出現了不少增修的本子，如長孫訥言的箋注本《切韻》，王仁昫的《刊謬補缺切韻》，裴務齊的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孫愐的《唐韻》，李舟的《切韻》等。宋代《廣韻》之作，即承襲以上這些隋唐五代韻書而來。《廣韻》是我國第一部官修的韻書，修訂的目的是要一本有垂範作用的字典，《廣韻·景德四年敕》：“期後學之無疑，俾永代而作則。”另一個目的是要滿足是科舉考試的需要，《廣韻·大中祥符元年敕》：“設教崇文，懸科取士，考敷程準，茲實用焉。而舊本既僞，學者多誤。”既是出於實用的需要，《廣韻》的內容就力求完備，“欲使學者一覽而聲音文字包舉無疑”（《重刊古本廣韻序》），於是《廣韻》成爲一部訓解非常繁密，兼具有韻書、字書和類書功能的辭書。

唐五代韻書自宋代以後流傳日少，偶有傳本，也祇被藏書家當作古代的字畫來珍藏，而對書的內容並不重視。到二十世紀初，唐本韻書纔被慢慢發現，除蔣斧本《唐韻》和兩種《刊謬補缺切韻》（宋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以外，其他都出於甘肅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魯番地帶，而被外國侵略者所掠去。出於敦煌的，現藏於倫敦博物院圖書館和巴黎國家圖書館。出於新疆的，現藏于柏林普魯士學士院。還有幾件殘葉藏于前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據周祖謨先生的統計，現在所能見到的存於外國者總計有二十七種不同的寫本和刻本。經過我國學者多年的努力，這些材料大部分都有了照片。

二、研究角度

《切韻》殘卷被發現以後，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對它進行了很多整理和研究工作，成績斐然。如一九二一年，王國維首先把倫敦所藏的三種《切韻》殘卷根據照片抄錄印行。一九二五年劉復又把從巴黎抄回的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兩種《切韻》的序文刻入《敦煌掇瑣》。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學又出版了《十韻彙編》，把當時所能見到的幾種唐五代韻書殘卷都編輯在內。一九五五年，姜亮夫又把以前自己在國外摹錄的一些韻書輯為《瀛涯敦煌韻輯》。潘重規先生通校姜書，並新補姜氏未收的英、法《切韻》寫卷數種，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瀛涯敦煌韻輯新編》，於一九七三年出版《瀛涯敦煌韻輯別錄》。周祖謨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出版《唐五代韻書集存》，把國內外所能見到的這些韻書殘卷、殘葉和斷片都收編在內，並將這些韻書按體例、性質、內容的異同分為七類：1. 陸法言《切韻》的傳寫本（P3798、P3695、P3696、S6187、S2683、P4917、列 TID、《西域考古圖譜》之《切韻》斷片）；2. 箋注本《切韻》（S2071、S2055、P3693、P3694、P3696、S6176）；3. 增訓加字本《切韻》（S5980、P3799、P2017、S6013、S6012、P4746、S6156、列 TK75、T70+71）；4.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P2129、P2011、故宮博物院藏本）；5.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故宮博物院藏）；6. 《唐韻》寫本（P2018、蔣斧印本）；7. 五代本韻書（P4879、P2019、P2683、P2014、P2015、P2016、P4747、P5531、列 TIL1015、TD1a、b、c、d）。本文所用的《切韻》材料主要源於此書。還有的是對《切韻》進行校勘和輯佚，如龍宇純的《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勘》（1968）、上田正《〈切韻〉逸文的研究》（1984）等。同時，單篇的研究文章也為數眾多，如王國維的《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書內府所藏王仁昫切韻後》、《書式古堂書畫匯考所錄唐韻後》、《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唐諸家切韻考》（這些論文都收在《觀堂集林》卷八）、魏建功的《論切韻系的韻書》（1932）、姜亮夫的《隋唐宋韻書體式變遷略說》（1943）、陸志章的《唐五代韻書跋》

(1939)、方國瑜的《敦煌唐寫本切韻殘卷跋》(1931)、《敦煌五代刻本唐廣韻殘葉跋》(1931)、丁山的《唐寫本切韻殘卷跋》(1928)、董作實的《跋唐寫本切韻殘卷》(1928)、武內義雄的《唐鈔本與印本切韻的斷片》(1936)、姜寅清的《普魯士圖書館諸北宋刊本切韻跋》(1944)、周祖謨的《論裴務齊正字〈刊謬補缺切韻〉》(1948)、《跋唐寫本孫愐唐韻殘葉》(1948)、陳志良的《評十韻彙編》(1939)等。這些文章大都是些序、跋，雖然簡短，但顯示出學問大家精湛的功力。文章大部分都是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切韻》原本的裝式、行款、紙墨、時代、作者、價值的介紹和考證，當然也有對韻目、韻次的分析，偶爾也談及收字、訓釋、引書等問題，不過這些分析都是爲了論證這些韻書成書的年代及它們之間的源流關係，如周祖謨的《唐五代韻書集存·考釋》(1983)。近些年來，《切韻》的研究又有了長足的進展，如張湧泉先生《敦煌經部文獻合集》(2008)，對敦煌出土的各《切韻》殘卷做了定名、題解、錄文、校勘等工作，爲《切韻》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較爲清晰和精確的本子。徐朝東的《蔣藏本〈唐韻〉研究》(2012)，爲蔣斧印本《唐韻》做了一個單字音表，考察了《唐韻》軼文和語音層次，並把《唐韻》和S2071、宋跋本《切韻》、《廣韻》做了比較，不過主要集中在小韻的比較上。仝小琳《唐五代切韻系韻書演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2009)，全面歸納了《切韻》各個卷子的體制特點及其演變。曹潔《〈王三〉又音研究》(碩士學位論文，2004)分析了《王三》又音互見的情形，歸納了又音反映的歷史音變現象。還有少量文章，如汪波的《論〈切韻·殘卷三〉訓詁材料的歷史地位和價值》(1989)、李國華的《讀〈切韻〉殘卷》(1990)(從釋字體例和增加字的角把《切韻》四個殘葉和三個箋注本所出的年代排序)、古德夫的《宋跋本王韻與切韻》(1982)等，從訓詁的角度研究《切韻》，比前人進了一步，但比起從音系、體制、校勘等角度的研究來，顯得比較薄弱。

由於《廣韻》在音韻學上的重要地位，對它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成就輝煌，但絕大部分都是對《廣韻》音系的研究，除此之外，還有些是對《廣韻》的校釋，如周祖謨《廣韻校本》(1960)、蔡夢麒《廣韻校釋》(2007)、余迺永《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2008)、李添富《新

校宋本廣韻》(2010)等。還有些是對《廣韻》版本的研究,如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1986),李亞《廣韻版本研究》(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還有少量文章是對《廣韻》訓釋、收字、引書、異讀字的研究,如古德夫的《〈廣韻〉訓釋的研究》(1986)、羅偉豪的《〈廣韻〉在訓詁中的作用》(1985)、鄒艷的《〈廣韻〉的字典功能與釋義特色》(1987)、丁治民的《〈廣韻〉引書考》(1998)、葛信益的《〈廣韻〉收字採取精簡合併的辦法》(1987)、《〈廣韻〉異讀字發生之原因》(1947)、《〈廣韻〉異讀字釋例》(1985)等(這些文章都收在《廣韻叢考》一書中)、趙振鐸《〈廣韻〉的又讀字》(1984)、劉曉南《從〈廣韻〉又音看古代的語音流變》(1996年增刊)、王婧《廣韻異讀研究》(碩士學位論文,2006)、宋輝《廣韻“去入”異讀研究》(碩士學位論文,2008)、白冰的《〈廣韻〉語詞訓詁的應用》(2000),這些文章在各方面比前人有較大突破,但是研究角度仍較單一。

從《切韻》到《廣韻》的縱嚮研究方面的著述甚少,寥寥可數。據我們的調查,有李曉春的《〈切韻〉系韻書的演變過程》(1999)、劉冬冰的《試述〈切韻〉系韻書的相承和演進》(1997)、李峰的《中國古代韻書綜述》(2000)等,這幾篇文章都是概論性質的。

《切韻》剛開始時它的職能祇是作為一部相對純粹的韻書來使用的,但是經過歷代的增字加訓,到了《廣韻》時不僅音注增加,而且收字豐富,訓釋繁複,編撰方法也完善了很多,這些變化使《廣韻》的職能也發生了變化,不僅具有韻書的職能,還兼備了字書、類書等的職能。我們說,過去人們對《切韻》和《廣韻》的研究主要是從音系、校勘、韻書體制的角度,現在也有學者從異讀、文獻、訓詁的角度進行研究,但都比較零碎,整體地從辭書職能的角度,縱嚮、系統地研究《切韻》和《廣韻》的文章更少之又少。本書就是從縱嚮的角度,探索從《切韻》到《廣韻》四百年間辭書職能發生的變化。

三、選題及其意義

從《切韻》到《廣韻》,音系大類基本上變化不大,它們是一脈相

承的、同一系統的韻書，但畢竟間隔四百多年，從早期的《切韻》到《廣韻》，整體面貌還是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些變化就內容而言，既涉及音韻學的問題，如：韻部分合的差異，韻目排列的變化、小韻數目的增減、反切用字的不同等；也涉及非音韻學的內容，如：收列字目的增減變化、釋義內容的差異、釋義詳略的不同、釋義方式的變換、引書範圍的不同等。這些變化使得從《切韻》到《廣韻》，韻書慢慢地具有了字書、類書甚至百科全書的特色，綜合性辭書功能不斷增強，這些都反映了《切韻》各個本子以及《廣韻》的編撰者思想的不同，也反映出各個歷史階段學術思想的變化。前人已經注意到這一變化，如周祖謨先生在《唐五代韻書集存·總述》中說：“可是陸法言書重在分辨聲韻，所收文字和義訓並不詳備，因此在唐代又有不少種增修的韻書。這些韻書大抵因承陸法言《切韻》，而又有所增益和變革。增益包括增字，增注，還有增加又音和異體字。變革包括改變體例韻次，改換反切用字和分韻加細。”周祖謨先生對從《切韻》到《廣韻》四百年間所發生的變化作了精確的概括，但沒有深入下去。我們這篇文章就是在他的基礎上更深入細緻地探討從《切韻》到《廣韻》的發展，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切韻》和《廣韻》的一些編撰方法對辭書發展史的貢獻，聯繫社會發展史、文化史來觀察從《切韻》到《廣韻》所發生的變化，以及產生這些變化的深層次原因。

四、研究方法和所用語料

主要是統計法、比較法和考據法。用電腦做窮盡性的資料統計，把材料類聚到一起，再進行分析，比如要統計一本典籍在《廣韻》中被引用的次數，就把這本書的書名輸入電腦，在語境中查詢，《廣韻》訓釋中有這個書名的所有條目會聚到一起，於是我們就得到《廣韻》引用該書的次數了。本文是要尋找從《切韻》到《廣韻》的發展規律，使用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較法，主要是縱嚮比較，《切韻》和《廣韻》的縱嚮比較，還有橫嚮比較，比如《廣韻》和同時期的宋本《玉篇》的比較。還有個體比較和整體比較相結合的方法，如既有某一個小韻收字

數的比較，也有全書收字數的比較。本文還要用到的一個方法是考據法，比如在把《廣韻》所引《說文》和大徐本《說文》進行對比時就要用校勘的方法。

本文所用語料是已輸入電腦的周祖謨先生的《唐五代韻書集存》和《廣韻校本》。由於中華書局本《唐五代韻書集存》有些地方有點模糊不清，所以部分地方參考了劉復《十韻彙編》（1936）、姜亮夫《瀛涯敦煌韻集》（1955）、潘重規《瀛涯敦煌韻輯新編》（1974）、《英藏敦煌文獻》（1995）、《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003）、張湧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2008）等。

第一章 增字

收字和釋義是字典編纂的兩大基本環節，我們先談收字的問題。一部辭書的收詞（字）立目的範圍和原則，取決於它的類型。陸法言《切韻》是作為一部韻書而編纂的，由於檢韻和查字很難截然分開，因此《切韻》也兼有一些字書的特色。但我們從《切韻·序》看到，通篇談的都是聲韻，所以可以說《切韻》剛開始的定位是一部專科詞典，因此收字不多，很多生僻字都沒有收。從陸法言《切韻》到《廣韻》，一個主要變化就是收字的增多。陸法言原書是很簡略的，唐代增修《切韻》的諸家韻書，固然也是為陸書整修部目而作，但主要卻是因其過於簡略，不合時用，而不得不增字和加訓，所以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序》說陸法言《切韻》“字少，復闕字義，以為《刊謬補缺切韻》”。《廣韻》卷首也注明關亮、薛峴、王仁昫、祝尚丘、孫愐、嚴實文、裴務齊、陳道固諸家增加字。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學者前仆後繼地給《切韻》增字呢？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切韻》地位的重要。唐宋時，《切韻》已取得官韻的地位，因此儘管幾百年間，人們總“苦其字少”，但也無可奈何，祇能增字加注，刊謬補缺而已，不能另起爐灶。因此對《切韻》增字可以說是時代的需要，當時的人們想讓《切韻》成為一部收字較寬且便於實用的字典，而不僅僅是供場屋使用的韻書。《切韻》、《廣韻》以後的另一部官韻《禮部韻略》收字也很少，祇有 9590 字，場屋中不敷選用，禮部也有幾次增字，但比起對《切韻》的增字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添 10 字，紹興十一年（公元 1141 年）添 245 字，紹興十三年，增 2 字。《禮部韻略》增字如此之少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韻書有收字 26194 個的《廣韻》和收字 53525 個的《集韻》，字書有收字 15641 個的《大廣益會玉篇》和收字達 31000 個（包括重文共 52000 個）的《類篇》，給《禮部韻略》

增字祇是場屋的需要，並不像《切韻》是把它當作一部字典來增字的。《禮部韻略》後來雖也有毛氏父子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增加了4166個字，本來是希望能進入場屋，可能因為卷帙太大，不象“韻略”，不便檢閱，沒有如願。因此我們說一部辭書收字（詞）的規模應該與辭書的性質相吻合，辭書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所收字的規模也應該發生變化。

第一節 增字的數量與規模

要論述從《切韻》到《廣韻》的增字情況，當然我們得知道《切韻》最早的本子收了多少字。由於陸法言原書已不存，它的收字祇能做個大致的估計。《封氏聞見記·聲韻篇》說：“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有《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長孫訥言的序曰：“又加六百字”，《式古堂書畫匯考》錄孫愐《唐韻序》曰：“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一萬五千文。”孫愐加字三千五，得一萬五，則舊本為一萬一千五百字，比封氏所見的《切韻》少六百多字。封演書作於大曆貞元之間，他所根據的本子可能是後來的增修本，很可能是把長孫訥言所加的六百字算進去了。周祖謨先生在《唐五代韻書集存·考釋一》中說：“估計陸法言原書不會多於一萬一千字。”據周祖謨先生統計，箋注本《切韻》一（S2071）的平聲二二七三字，上聲二一四七字，去聲闕，入聲二一八一字，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所根據的底本的去聲的字數為二三三二，這四個數目相加，共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八字，這個數字即箋注本《切韻》一的大概收字數，它是包括了一些增加字在內的，所以周祖謨先生認為陸法言《切韻》原書的字數不會多於一萬一千字，這應該是比較接近實際的。

從韻書的角度看，《切韻》一萬一千字的收字數目已不算少，即使是晚出的韻書，其收字的範圍也不見得就一定比它寬，如宋代的《禮部韻略》，收字九千五百九十個，《中原音韻》收字纔五千多個，比陸法言《切韻》都要少。這說明《切韻》從一開始就帶有字書的性質，它收字並不單純為審音和聲律的需要。如果僅從音韻角度考慮，它沒有必要收